

# “鸟叔”

□寇建斌

初夏的白洋淀，水波粼粼，鱼虾游动，芦苇新绿，荷叶舒展，渔民驾起轻舟，笑脸洋溢着幸福和希望。此时淀上最吸睛的，毫无疑问当属那一群又一群鸟儿。它们在天空上下翻飞，或在水面捕鱼嬉戏，或寻个隐秘之处筑巢孵蛋。这里俨然已成为鸟的天堂。

## 一 三百多年前的鸟殇

鸟儿若有遗传记忆，定会记得，白洋淀曾是天堂，也曾沦为地狱。

这片位于京畿的淡水湖，汇聚太行之水，鱼虾富集，芦苇遍地，是适合鸟类生存繁衍的乐园。康熙绘制的《水围鸟谱》中明确记载，这里的水鸟多达四百余种。作为当时华北平原上最美的湖泊，曾让多次巡幸江南的康熙皇帝一遇之后，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可笑当年巡幸远，依稀吴越列行营。”

殊不知，正是这一遇，却给这方宁静的水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。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暮春，一队从京城出发的船队，浩浩荡荡，直抵白洋淀。那位执掌着亿万民生杀予夺权力的人，一声号令，枪炮齐鸣，万箭齐发。顷刻间，硝烟弥漫，鸟羽飘飞如雪，水鸟纷纷落水。正所谓“应声乱落如飘雪，拾堕旋收仍蔽波。”这是后来乾隆效仿祖父对水围的描述。这样的残暴无情的“水围”，爷孙俩合起来搞了几十次，导致白洋淀的鸟类几近灭绝。

这个封建王朝覆灭之后，古淀的创伤仍未愈合。淀区百姓曾困于生计，将水鸟视为果腹之物，捕鸟食鸟成了水乡常态。加之气候变迁、上游断流、围淀造田、水质污染，淀区面积锐减，鱼类几近枯竭，鸟类大量减少。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白洋淀仅存鸟类97种，且数量有限。

直到2017年的春风掠过雄安，白洋淀才开始了一场迟到的愈合。

如今，白洋淀的清晨，总是被鸟鸣叫醒。碧波荡漾的大淀，成千上万的鸟儿或浮游于清水，或飞翔于空中，自由自在。它们一旁，有许许多多默默的守护者。瞧，一个中年男人正迎着朝阳骑着摩托车疾驰而来，身上背着相机和望远镜，车筐里装着一袋小鱼——那是他给有伤病的鸟儿带的早餐。

他叫韩战桥，白洋淀人亲切地称他“鸟叔”。

## 二 一只疣鼻天鹅的疗愈

韩战桥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，同口小学的数学兼科学老师，也是一名中共党员。他天性爱鸟，视鸟为这方水土的原住民和有灵性的生灵，自觉承担起守护它们的责任。而他与一只疣鼻天鹅的相遇，更让这份热爱化作了日复一日的坚守。

2020年暮秋，孝义河湿地的芦苇已然泛黄，夕阳斜照，洁白的芦苇花穗随风舞动，时有鸟儿盘旋，构成一幅美丽的动态画面。这天，韩战桥带着相机和航拍设备来到湿地，正准备拍摄这秋日美景。镜头中忽然出现一只洁白的大鸟，它长长的脖颈弯曲成优美的弧度，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，美得不可方物。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一只疣鼻天鹅，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“我们这儿已经好多年看不到天鹅，这个季节也该迁徙了，为啥没走呢？我拉近镜头，把它拍了下来。”他很快发现了异常，“它的翎羽缺失很多，翅膀无力，显然是受伤掉队了。”这只落单的疣鼻天鹅，从此成了他心中的牵挂。

每天一下班，他就带着备好的玉米赶往湖边，投放到这只受伤的天鹅身边。然后，躲到远处，看着它完成进食。

春天的“春”，在我老家也是被念作“冲”的。与《山海情》里的麦苗一样，老师一遍遍地教：“春，春，春天的春。”可我顽固地念：“冲，冲，冲天的冲。”最后，连老师也被我带跑了，欢笑着，蹦跳着，“冲”向春天里。

春天的树最是神奇，我愿亲切地唤作“春树”。起初，它们都是一副模样，光秃秃、干巴巴、暗塌塌，有的甚至被冻在了冰雪之中，似是饱经沧桑的老人，生怕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不再醒来。一日，远远望去，成林的春树似是被涂了一层淡绿的油彩，我欣喜地冲过去，却还是黯淡，依然分辨不出它们谁是谁，可我又真真地知道一派繁华即将上演。

花儿、芽儿是春天的眼，直至它们温柔多情地睁开，我才长舒一口气，消了担心：那些树们又复活了，且能据此叫出春树的芳名。

有的是花儿占了上风，艳红的是梅花，粉红的是杏花，绯红的是桃花，嫩黄的是迎春，雪白的是梨花，淡紫的是泡桐，还有白的紫的玉兰、槐花，甚至连那满城横冲直撞的杨花，也只是嗅怪几

两天后，飞来两只健康的天鹅，与这只落单天鹅相互依偎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。它们甘愿冒着冻饿而死的危险，前来陪伴，没有迁徙，这份动物之间的挚爱亲情，令人感动。为妥善救助这三只天鹅，他赶紧向安新县相关部门报告，请来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查看，共同商定管护方案，委托他具体照料。他由此开启长达三个多月的护鸟之路。

冬天到了，淀水结冰。天鹅赖以生存的食物基本断绝，只能依靠投喂。韩战桥每天一早就背起食物和望远镜，踏着寒霜去找那三只天鹅。下午下班后，再跑一趟，仔细检查周边环境，排除安全隐患，直到夜幕降临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深冬时节，淀上气温骤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，寒风刺骨，道路湿滑难行。湖面冰层加厚加硬，天鹅已无法自采食物。他除了加大粮食投喂量外，自制了一个简易冰筏，借来一支破凌枪，不顾家人劝阻，只身进入湖区破冰。冰水打湿手套、裤腿，结成冰碴，手和腿不能打弯，每打穿一个冰眼，都要付出全身力气。他担心前功尽弃，不敢停下来。冰眼连成线，冰块接连掉落水中，一方清冽的水面终于开凿出来，三只天鹅摇摇晃晃走来，一头扎到水里。韩战桥看到它们嘴里叼着小鱼浮出水面，仰着脖子进食时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那个冬天，韩战桥的摩托车辙印，成了淀边一道暖人的风景。白天凿破的冰面，夜里又被冻实，第二天他就再凿。这样的场景每天重现，以至天鹅们不仅熟悉了他的身影，还辨别出他的摩托车声，他刚走近，它们就像家鹅一样伸长脖子“嘎嘎”叫着扑过来，甚至还轻轻啄他的手心。那份信任与亲昵，让他十分暖心。

次年开春，冰雪消融，芦苇出芽，三只天鹅恢复了健康。它们在水面上加速冲刺，一飞冲天，在湛蓝的天空中分外亮眼。它们盘旋了几圈，嘎嘎叫着向北飞去。韩战桥看着它们渐渐消失于天际，热泪悄然涌出，模糊了眼睛。

## 三 二十八天的生命守望

韩战桥的家，是淀区野生鸟类的“急诊室”，窗台上的绷带、碘伏、墙角的鸟食保温箱，成了家中常见的陈设。乡亲们发现受伤、落巢的鸟，就会第一时间送到他家。经他手救助的鸟不计其数，其中最令他难忘的，是28天孵化8只斑嘴鸭的经历，那是一场与生命的温柔相守。

孝义河口湿地是白洋淀水质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，也是鸟类繁殖的重要场所。每到春天，这里就会有大量的斑嘴鸭、黑翅长脚鹬、反嘴鹬在此产卵繁殖。当时，这里正在进行清淤绿化作业，噪音、震动大，一些孵蛋的斑嘴鸭妈妈不堪其扰，弃巢而去，丢下了31枚尚未孵化的鸟蛋。韩战桥发现后，心疼地捡回家里，四处求助，借来孵化器，一场生命的守护就此开始。

他时刻注意监测孵化器上的温湿度数据，根据数值及时加水调温。还要按时翻动蛋，保证每一枚鸟蛋都能均匀受热。“就像个抱窝的老母鸡，整天守在孵化器跟前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”妻子忍不住嗔怪，“我坐月子时，也没见你这么用心。”韩战桥憨憨一笑：“它们是没娘的孩儿，不好好管，哪儿能活呢。”

28天后，小鸭们出壳，他的守护工作越发琐碎细致，喂水要先试温，担心水凉让小鸭拉稀，喂食要将饲料在温水中泡软，卷心菜要切成饺子馅状，还特意去早市买来新鲜小鱼、面包虫补充营养。他平时对自己吝啬，花一分钱都要斟酌，可给鸟儿买食

## 心路

# 春天的“冲”

□张金刚

“当年少春衫薄”，多么美好。在这无尽春光里，无论年方几何，我们都是活力全开、希望重燃、春心荡漾的少年，任暖风吹动衣衫，吹开每个沉寂一冬的细胞，去寻春，踏春，赏春；春耕，春种，春忙……反正，“冲”就是了！

《论语·先进》有述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春阳下、春风里，游玩、沐浴，吹风，歌唱，无忧无虑，身心自由，这恬淡意趣、宁静质朴的春日郊游，当是最趁意、最向往的首选。我是最爱一个人漫步于野，独享春光的那一刻，如是自己奢侈地拥有了整个自然之美，是全世界最富有、最幸福的人。

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也不错。与朋友一起，孩子一起，哪怕独自一人，在广场，在旷野，在山冈，一根丝线牵引一只风筝冲向天空，迎风飞翔。风筝在天上飞，人



韩战桥日常巡护鸟。

物，花多少钱眼都不眨。

随着小斑嘴鸭一天天长大，韩战桥开始带着它们，到孝义河湿地进行野化训练，让它们慢慢适应自然环境，学着在水中觅食、生存。第一次到湿地试水，小家伙们十分胆怯，在岸边久久徘徊，不敢下水。直到有一只稍大点的斑嘴鸭，率先跳进水里，其他的小斑嘴鸭，也纷纷跟着跳了下去。

到了水里，小斑嘴鸭们适应得非常快，它们不停地觅食昆虫，欢快地在水里翻滚玩耍，吃饱玩够，就认真地梳理绒毛。韩战桥看着它们的可爱模样，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幸福感。

三个月后，8只斑嘴鸭羽翼丰满，具备了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能力。放飞的那天，恰好是暑假开学的前一天，在安新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和众多志愿者的见证下，韩战桥把8只小斑嘴鸭，带到了孝义河湿地，目睹它们振翅起飞，飞向不远处的芦苇荡。

## 四 鸟的和鸣

随着雄安新区的设立，白洋淀涅槃重生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。这一切，离不开像千万个韩战桥这样的守护者。

韩战桥深知，护鸟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唯有让爱鸟护鸟的理念深入人心，才能让守护之路走得更远。在学校，他利用公共课、班会课给孩子们讲鸟类知识，展示日常巡护时拍下的照片和视频，把孵化斑嘴鸭、救助天鹅的故事搬进课堂，还将受伤的鸟儿带来，让学生们亲手喂食、照料。他还鼓励孩子们放学后去他家看鸟，跟鸟互动，让爱鸟的种子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。

韩战桥用自身的实际行动，在三尺讲台与淀边湿地之间架起了一座爱鸟护鸟的桥梁，激发起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加入护鸟大军。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，他发起成立了“冬季留鸟巡护队”，成员有村医、学生、保安等。他们分组包片，定期巡护、投喂，为留鸟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。最令他开心的是，他的儿子也自愿加入了巡护队，父子同行去护鸟。

他还是一位音乐创作者。他的原创环保歌曲《大地的孩子》，成了同口小学的课间操音乐，“又是一年春草绿，春风吹拂大地”，简单直白的歌词，明快清新的旋律，深受孩子们的喜爱。

他另一首原创歌曲《我是雄安一只鸟》，更是得到了广泛传播。雄安的大街小巷时常响起“啊啊啊，我是雄安的一只鸟，投进千年秀林的怀抱……”

雄安新区将白洋淀生态修复作为基础性工程，大规模开展生态清淤，累计治理鱼塘567个，清除污染淤泥1194万立方米，拆除围堤围埝229公里；从源流入手，实施雨污分流、改水改厕、调水补水，使白洋淀水质从劣V类提升至全域Ⅲ类，淀区面积显著扩大，为鸟类打造了宜居的家园，也为全民护鸟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。

如今，爱鸟护鸟成了白洋淀人的自觉行动，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加入。韩战桥父子同巡，成了常见的身影。他们在冰面

上投食时，鸟儿们会排成队，跟着他走，像一群可爱的小跟班，那份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画面，格外动人。早市卖鱼的老王，会特意为他留下新鲜的小鲫鱼，笑着说“给鸟吃的，半价”。七十岁的赵大娘学会发抖音，每天分享护鸟故事。曾经因捕鸟被韩战桥抓个现行“教育”的邻居，成了巡护队的成员。村民们发现受伤的鸟、弃巢的鸟蛋，都是第一时间送到救助点。

当然，还有更多的人，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这片淀区，生态研究院的年轻人，用无人机追踪鸟群迁徙路线；数不清的志愿者们穿梭于芦苇荡间，巡护、投食、救助；学校的孩子们，成了“小小护鸟员”。一套“政府+民间协会+志愿者”的全域护鸟体系已基本形成。

“鸟类是生态试纸。”2017年新区设立时，白洋淀仅有鸟类206种；2023年，增至248种；2024年，达275种；2025年初，跃升至296种。被收录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的极危物种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潜鸭，全球仅存数百只，如今已在白洋淀安家；大鸨、彩鹇、朱鹮、白鹤、丹顶鹤等珍稀鸟类，纷纷现身。花脸鸭、灰椋鸟、小鸊鷉、凤头鸊鷉、珠颈斑鸠、斑嘴鸭等鸟类，更是随处可见。其中，灰椋鸟记录数量最多的一次约有800只，群飞如云。而花脸鸭则达到了2万多只，每到傍晚时分，形成鸟浪，蔚为壮观。

每天清晨，韩战桥最愿意做的事是登上瞭望塔。水里游的鸟，空中飞的鸟，这里几只，那里一群，尽收眼底。他会想起七年前救活的那只疣鼻天鹅，此时是不是正带着新生的雏鸟，在遥远的西伯利亚讲述白洋淀的故事？待到秋季，会不会带着翅膀变硬的宝宝回来？沉思中，一只鸊鷉从头顶掠过，朝着那群斑嘴鸭飞去。他心里一惊，担忧起刚才还叼着小鱼跟他显摆的那只斑嘴鸭，那不会被鸊鷉一爪子抓走？那念一想，这是鸟儿之间的事，超出他的管辖范围，不由哑然一笑。

其实，如今站在观鸟台上瞭望，还能看见一种“候鸟”。

他们是刚刚走出校门拖着行李箱的青年学子。生态研究院的年轻人用无人机追踪鸟群迁徙路线时，遇见巡查的韩战桥会说，“您看这只青头潜鸭，戴着脚环呢，是从贝加尔湖飞来的！”“好好啊，你们来了更好！”

如今的白洋淀，成了鸟儿常驻的天堂。

如今的雄安，成了天南海北创业者们永久的驿站。

新建大楼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淀水、芦苇荡和此起彼伏的一群群飞鸟。“这里的鸟比CBD的鸽子还多！”新移民们站在楼顶发出惊叹。他们不知道，每一片鸟羽背后，都藏着一个“鸟叔”凿冰投食的清晨，一个志愿者跪地救鸟的黄昏，一群普通人用十年光阴织就的绿色巨毯。

鸟儿或许不知道，它们上下翻飞，盘旋飞翔，捕鱼嬉戏，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立体图画，而千千万万的雄安人正在绘就一幅更宏伟的蓝图，雄安已经拔地而起，未来的雄安前景无限辽阔，白洋淀的未来，怎不让人充满期待和憧憬？

儿在地上追，有什么不快，有什么梦想，皆附与一纸风筝，托与一阵清风，放逐天际，心旷神怡。“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”，与冷冷缓流的春水逆向而行，冲入春谷，问候风烛残年的老屋，沐浴如纱如雾的花雨，逗趣往来匆忽的鸟雀，与山对坐，心似谷一般空灵。“夜雨剪春韭”，尝鲜儿的时节，味蕾最是冲动。催着去采摘新鲜的韭菜、菠菜、榆钱、羊角葱、香椿芽、芥菜苗……变着花样儿地精做一桌春季时鲜，犒劳舌尖，饕餮一春。

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”求学的孩子们、外出的打工仔，正忙着收拾行囊，踏上又一年离家的征程。就地工作的人们，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打拼，种菜的、种香菜的、种果树的、开民宿的、开餐馆的、跑运输的、做手工活儿的、单位上班的……不论哪个领域，只要踏实肯干，不负韶华，冲浪时代，定会迎来人生出彩的那天。

春乃四时之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们总爱站在春的源头，企盼着冲散一切迷雾，冲破一切束缚，冲向一个新世界，冲出一片新天地。关键在行动。那就如春一般，不惧严寒，奋力重生，勇敢绽放，奔赴专属自己无与伦比的美丽春天。

## 随笔

# 东垣寻脉

□袁野

步入石家庄东垣遗址公园，脚下是新覆的春草，柔韧地承托着参观者的步履。城墙的夯土层在玻璃罩下静卧，像一截裸露的巨脉。我忽然想，李东垣晚年回到真定，是否也常在这样的土垣上踱步？风声穿过千年，带不来金元之际的硝烟与离乱，却仿佛送来一缕药香，混着墨与艾草的气息。那位易水学派的宗师，在此将一种比城池更坚固的东西——医道，连同他那颗“补土”的仁心，托付给了一个叫罗天益的贫寒书生。

遥想他们初见，没有风雅的亭台。老人劈头便问：“汝来学觅钱行医乎？学传道医人乎？”这质问，如一枚银针，直刺命门。年轻罗天益的诚实，此刻听来仍觉金石之声：“亦传道耳。”一个“亦”字，何其珍贵，它坦承了肉身的重量——家有妻小，需要温饱；更擎起了精神的向度——传道济世，才是魂魄所系。拜师，原来先要拜向自己的本心。东垣老人颌首，他在这“亦”字里，看到了敦厚，看到了不欺。医道的薪火，首先要传给一个不虚伪的人。

遗址公园空旷，有母亲带着孩童奔跑，笑声清亮。我寻了处石墩坐下，眼前仿佛展开另一幅图景：苦读三年的罗天益，家计越发艰涩，面有菜色。老师看在眼里，某日竟拿出二十两白银，推到他面前。学生惶恐推拒，老人慨然道：“吾大者不惜，何吝乎细？”是啊，最精微的医理，最切近的临证心法，都已倾囊相授，这维系血肉之躯的“细”物，又何足挂齿？这不是施舍，是让那道薪火燃烧得更加纯粹的“薪柴”。学问的传承，从来不只是言语的授受，更是生命的托举；在东垣，这托举，是“补土派”学理对中焦脾胃的顾护；在人间，这托举，是老师对学生生存的呵护。有了这方“厚土”，学术的根苗才能抵得住风雨，扎得深远。

日头西斜，将城墙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道深沉的脉迹。我沿“脉”而行，风过处，枝叶沙沙，如翻动书页。这让我想起东垣老人临终那一幕：病榻前，一生心血——《脾胃论》《内外伤辨惑论》等，整齐罗列。老人对跪地悲泣的弟子留下最后的话：“此书付汝，非为李明之、罗谦甫，盖为天下后世，慎勿湮没，推而行之。”嘱托的对象，从具体的“汝”，跃升至“天下后世”。个人的姓氏、流派的藩篱，在这一刻全然消融。那簇火，从他手中递出时，便已不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它属于未来所有在病痛中挣扎的苍生。罗天益用余生践行了誓言，整理刊行遗著，撰成《卫生宝鉴》，让“补土”的思想，真的如土德一般，厚载万物，生生不息。

走出公园，华灯初上。回望那片在暮色中沉静的城墙遗迹，它早已不是军事屏障。但我觉得，另一道“城墙”却由此垒起，那是“大医精诚”的精神城垣。李东垣与罗天益那三段对话，如三块最坚实的城砖：拜师问心，是夯实地基；资财解困，是加固墙体；而临终托付，则是将城门的钥匙，交给了悠悠万世，交给了每一个从此经过、并愿将此心接续传递下去的人。

这片土地，以东垣为名，护佑一方城池；更以“东垣”为魂，奠基了一种守护生命的热肠与智慧。星光与街灯一同亮起，我轻轻呵出胸中的郁气，仿佛也接了一点温热。

## 方

# 方块字

□李光明

在知识的恒河里，星辰汇聚成海  
于书架的重叠之间  
方块字排成整洁、精美的序阵  
它们不只是冰冷的数据，而是  
从星系深处，打捞出的幻美微光

我坐下来，摊开掌心  
接住从书页间升起的月亮  
那些关于爱的词组，如清晨金色的太阳  
在纸张的纤维里，缓慢而坚定地发烫  
那是祖先与圣贤，留下的深邃艺术  
让整个人间，开满永恒的花海

这一场最盛大的拥抱  
让情感顺着横竖撇捺，涌入血液  
就在这小小的方格里  
轻轻藏着——  
足以照亮万古长夜的力量

## 夏日的访客

□乔志兵

风是个诗人，总走  
它落在树梢  
带走一丝燥热  
又匆匆奔向下一个未知的渡口

云低垂，压着屋檐  
它是熟客，总来  
在午后慵懒的窗台  
滴滴答答  
风却已远，了无痕迹  
只留下摇曳的叶片

雨又来，带着凉意  
洗刷着尘埃  
一个总来，上演湿润的篇章  
一个总走，留下无尽的遐想  
而我，静坐看云卷云舒  
听风来风往